

天姥茶话续集

作者:石永彬 徐国铨

三九、天姥茶炉

石谦在回建业之前夜,重重的馈赠了秦济之许多金银财宝。得此金银财宝,以平常人来说,是发了笔大财,以秦济之来说,却只是一件“茶宝”。他因茶、因草得金银财宝,应当以金银财宝回报“茶草”。在古越道旁“济之饭箩”与“天姥茶炉”的房舍中给来往行人治病,必要时也给予救济。他很谦恭,知道天姥山一带是他的先师妣广福,妣芙蓉兄妹的出生地,而先师的故乡就是神仙之乡。自己应当步先师后尘,虚心做一个“救命使者”。他抱着做学徒的谦逊,走访这里的村庄与山峰。开始时语言有点障碍,尽管此地村民同属华夏民族的子民,但却是夏禹后代越人或山越人的原住地。虽然年代已久,总免不了还有踪迹留下,特别是对“茶”的说法,尤有多种多样的差异,有称“茶”为“茶草”的。秦济之发现,这里的村落,村村都有一个叫“茶郎中”,简称为“郎中”的人。这“郎中”二字,原来是春秋战国时一种官员的称呼,他内任王室的侍卫官,外任指挥作战的武官,相当于将军的职位,秩(年薪)比三百石(米),折算成现金,年有薪金十九万九千元。在天姥山一带以郎中作为茶草治病医生的称谓,还一直传承至今,时有应用。郎中们对“茶草”的品种、性能、栽培知识、制作方法、饮用方式很是精通,秦济之深感佩服,于是益发谦逊起来。古人云:“谦受益”,谦逊的结果,是他也渐渐变成了个名副其实的“茶郎中”,可是他还不肯班门弄斧,大操大弄,只在自己的“天姥茶炉”平房内用石块和泥土垒起个简便的茶炉,向来往行人无偿供给茶汤或草茶汤,万一碰上个生病的,就当仁不让,伸出援手。古越道旁,有时人来人往倒也热闹,有时却人迹罕至,只能与鸟雀作伴。秦济之写了几句话贴在墙上表述心迹。话说:“白云恬淡锁山湾,草伴山溪岸。壮汉有劲高吭喊,厮追攀;清泉鱼虾对群山,山鸟啾鸣烦,又来人墨客游山。”以茶论道,他已经深知其功能,简而言之,为十八个字:“解脂”、“生津”、“护齿”、“醒脑”、“提神”、“排毒”、“利尿”、“强心”、“消炎”。光阴如箭,他来天姥山近三年之久时,采集到的可与茶叶配伍治病的花草“已有数十余种。分别有“秋蒿解痧”、“紫苏退热”、“菩提安神”、“桐叶止泻”、“腥草消炎”“蔷薇行气”、“葶楂消食”、“茉莉活血”、“野橙滋补”、“黄栀压惊”、“山椽开胃”、“山楂健脾”、“山玫去秽”、“香草舒筋”、“水榿益肝”、“苦丁清肺”、“野莓通气”、“朗机降火”、“野菊润肤”、“桂花美容”、“金盏杀毒”等等。依照不同的配方,可以调治肠胃炎、气管炎、冠心病、高血压等等疑难杂症,真是一言难尽。秦济之在天姥山住的时间越长,对茶草的了解越深,懂的越多,因而越佩服这一带的“郎中”们。他把从石谦那里得到的馈赠,不断用在村落中遇到困难的人群身上。因此天姥山一带的百姓也把他当成了自己人,经常送茶叶与他,也经常上他的天姥茶炉来品茗饮茶。

说起秦济之的天姥茶炉,是效法天姥百姓家中的茶炉而来的。只以几块石头,码起个圆形的炉,中间可以生火,再在房子的横梁上悬挂下来一条金瓜藤编织的绳子,在绳子的下梢拴着乾坤竹节,并在竹节上凿有椭圆形洞眼,将长长的树钩穿入洞眼做成了上下随意固定又可上下随意松动的杠杆挂钩,在钩上挂上把鸡嘴陶壶,对准炉中火苗,即可烧水煮茶,冬天还可取暖,如果愿意,花样尽量可作翻新,供来客受用。终究客人有多少?只能说很多很多,也不便一一赘述,只

有其中的数人最特别,常被茶人们提起。西晋将亡之时,曾有三个人从建业来过天姥山。秦济之有一习惯,不穷究他人来历,只听来客的自我介绍。其中有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他面目清癯,三络长髯,大眼洁齿,文质彬彬,一副长者仪表。他自称是泰山之东的琅琊人。只因北人多处反叛,天下大乱,才从临沂移居建业,说是姓王名敦,方得在江南过起太平日子;另一个身躯敦实,两目闪烁有光,腰佩三尺龙泉宝剑,一脸虬髯,一看便知是个武夫,自称姓王名敦,说与王导乃是从兄从弟,也是落难之人,流浪汉子;再一个却是气度非凡的美男子,面红齿白,明眸红唇,嘴上无须,身材颀长,四肢匀称,说是河内(河南)温县人,与二王乃是莫逆交,故随同渡江来到建业,秣陵,也姓王名睿。这三人均是中原人士,平日嗜酒,醉时神志昏昏,醒时身倦体乏。听人言传江南会稽剡东,有山名天姥,山上名茶品种繁多,茶草满山,可治百病。更设有天姥茶炉,村村有郎中,故而不远千里,特来寻访。见先生房上有匾,故来动问。秦济之听得三位客人是来寻访天姥茶炉的,急忙摆出谦逊的礼数,把他们让进茶炉房内,依次在三块油光滑石块上,作为席次敬请坐定,再用四副陶制茶具(杯)席地放妥,随手抓起鸡嘴壶,把壶中已煮好的茶汤倒入茶具,当达到八分满时,秦济之用双手,做成兰花样端起茶具,三位客人也依样画葫芦地端起茶来。齐发一声喊:“请!”便“吱”的一声,一齐品起茶来。品过三口,又“啪”的一声用右手拍了右膝盖,一致称赞这天姥茶色香味俱佳。又是王导先开口,他吟道:“天姥有绿茗,沿溪明泉饮,且夕怀高洁,滞虑慰吾诚。”紧接着便引经据典起来:“茶之品种有多种,听人传言西晋大臣张华著有《博物志》一书,书中有言,谈及茶饮,说道‘饮真茶令人少眠,故茶另称不夜侯,美其功也’。故诗人胡铨的《胡峤飞龙涧饮茶诗》中有名句‘破睡须不夜侯’之句,未知天姥山这神仙之地,可有名叫不夜侯的茶吗?”秦济之从外貌上观之,显得憨实忠厚,言语不多,实际上他聪明得很,对天姥茶已很有研究,已集中了天姥山众多茶郎中的智慧。他听懂了王导的话中话,问的是“不夜侯”可有,其实是言外有音,就抿嘴笑笑说:“鄙人孤陋寡闻,不知有否名叫‘不夜侯’的茶,但知天姥茶有提神醒脑的功用,有益于人的神志。大概天姥茶就是‘不夜侯’,‘不夜侯’就是天姥茶,那么三位刚才喝的就是‘不夜侯’矣!”秦济之的这一番议论,三位客人听得哈哈大笑起来。名叫王导的客人故意又问道:“酒与茶二者,谁更使你喜欢?”秦济之又明白了王导的来意,又抿嘴笑笑说:“酒,少饮活血,多饮伤人;茶,少饮提神,茶多饮也提神。故而我喜欢饮茶故而在此做了个茶炉,请来往行人饮茶。”三位茶客听了秦济之的“茶酒比较论”,对秦济之肃然起敬于心。这下子那个叫王睿的开口了,他说:“先生言之有理,使吾茅塞顿开,不知先生有何金玉良言教我?”秦济之这时认真起来,对王睿恳切地说:“我观你三人,如心中怀有大志,当有大事在身,恳请三位戒酒饮茶,以免误了国家大事!”此话一出,三位客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惊的是其身份与心事竟会让秦济之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但又不好说白,只得找个话题来说。王导开口说:“如先生所说,这里的天姥茶,有几多品种?”秦济之答道:“天姥茶若要分其品种,粗略可依春、夏、秋、冬四季来分。春有清明前‘茶芽’,也叫‘明

前茶’,除此之外还有‘(谷)雨前茶’、‘雨后茶’,统称‘春茶’,不过其档次大相径庭,不可等同言之;‘叶茶’即是夏茶,‘老茶’就是秋茶,‘末茶’胶成块状者即冬茶;春、夏、秋、冬茶各有妙用不同,春茶多用于饮,夏茶多用于辅,秋冬多用于医。”这一席话又把建业客人说得一头雾水,如懂非懂。还是那个叫王睿的美男子戒酒心切,他是为国事而来,就直言问道:“吾欲戒酒,何茶为佳?请先生教我。”秦济之不假思索,如早已成竹在胸,一言答道:“当数‘春芽’与‘花草茶’。”王睿也不假思索也如早有成竹在胸,说:“烦劳先生,赐吾‘春芽’与‘花草茶’各十斤,当以重金相谢,先生这里可有?”秦济之如有为难,顿了顿说:“‘春芽’一般是各家采集收藏,随时饮用,不如粮食与菜果,送街市换钱,我这里也不多,一时要拿出一、二十斤,难以应付,君子若能容我十天半月的期限,我一定为君办到。”王睿有些着急地说:“十天半月,吾等怎能在此久居,若先生能帮吾送到建业,吾愿在建业恭候先生的大驾。”一边说一边从招文袋中拿出十余块银锭,摊在茶炉旁,又郑重其事地说:“有劳先生操办,这里有少许银锭,聊充费用,等先生到建业时,自当重谢。”秦济之觉得这俊俏美男子十分豪爽,也就豪爽地收起银子说:“受人之托,成人之事,茶叶一定送到建业,请君子放心。只是到了建业,不知君子所居之地,如何是好?”那王睿又笑笑说:“我弟兄三人都在琅琊王府当差,我是司马。”指指王导接着说:“这先生是司文,”又指指王敦说:“他雄赳赳的,是司武。”秦济之高兴地说:“我记下了司马、司文、司武三位大人。”三人忙异口同声说:“哪里哪里,只是小差使而已,哪里是什么大人。”那个很少说话的王敦,说得高兴起来,对王睿、王导说:“两位大人,时光不早,鸦雀归巢,小人已将鞍马备好,请二位大人上马。”王睿与王导也高兴起来,高声喊道:“带马!”说罢,三人上马而去。秦济之只对着古越道上的尘土拱手相送。只听得一阵得马蹄声,三位建业客人渐行渐远。有道是:“下马饮茶茗,问君何所事。君言不知意,归卧天姥睡。但去莫复问,晚霞无尽时。”

不到半月时光,秦济之果然信守千金诺言,在天姥山麓收集到上好春芽与花草茶各十余斤,装入背囊中,把天姥茶炉中的事托付与别的郎中,背上春芽和花草茶,上路往建业而去。江南真是好地方,沿途风景美似画,但只见:“溪边小径筏横渡,门前野花艳如玉。群山截断红尘路,金鸟起落无处寻。江山不老形依旧,桃李花落春已无。人生百年古来稀,杯有茶汤神仙途。”在途晓行夜宿,逢水下船登筏,遇车即乘,无车即行,只不过十多个晨昏,终于到了建业,进了高大城门,正待要动问路人,打听琅琊王的府邸。只见从秣陵方向过来一支人马,不作鼓乐,也不摇旗排銜,只是静悄悄地行走过来。领头者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面目清癯,三络长髯飘然胸前。身后簇拥着数百员文人武士,跨马的跨马,步行的步行,一个个显得精神气爽,风姿奕奕。有年少而面如冠玉的儒生;有峨冠博带,目不斜视的文人雅士;也有须发皆白掀髯微笑的耆老;有正当壮年,挥斥方遒的贤士。听街上行人议论,这些骑着各式骏骥的都是来自江北的望族俊杰,一律是来投奔琅琊王的,不日定有壮举。惟有一位俊俏美青年,坐在四

名健男扛抬的肩舆上,常向路旁平民百姓绽开笑容,拱手示善。这场面使秦济之为一震。他想:那坐在肩舆上的俊俏美男子,不正是大司马王睿吗?那骑在高头大马上面目清癯的长者,不正是大司马王导吗?原来他俩是统领一方的大官哩!秦济之想着想着,便举起背囊冲过人群来到王导的坐骑前,大声喊道:“司文、司马两位大人,天姥山郎中秦济之如约来到,十斤春芽,十斤花草茶已经办到,特来建业呈送。”话毕,他正要跪倒尘埃,行施大礼的当儿,被他称作司文、司马的两位大人,早已下马下舆,三脚两步来到他的面前,一人一侧两手扶住秦济之的臂膀,不让他下跪行礼,口里同声说道:“先生真乃正人君子也!如期为我等送到天姥佳茗,正好又赶上吾等赴劳劳山茶饮大会,就请先生也一同前去参加。”就叫军士牵过一匹黑马,扶秦济之骑上。随着大队人马一直往劳劳山进发。原来这司马大人王睿不是泛泛之辈,而是西晋皇家嫡亲琅琊王。他不是姓王名睿,而是复姓司马名睿。被朝廷授予安东将军都督扬州军事,设镇建业。此时西晋已亡,司马睿被众臣僚推拥,已在建业登基,已是东晋元帝,保得江南半壁偏安江山,中原氏族南下渡江投效东晋,元帝司马睿一体予以善待,共得一百零六名才人,司马睿皆辟为掾属(官员),号为百六椽。封王导为丞相,任王敦为领军帅,驻节扬州。又因建业城南临沧观在劳劳山上,就临沧观筑房子七间,号为新亭。今日元帝司马睿与丞相王导率百六椽去新亭设宴共饮。意在效仿三国吴主孙皓以茶代酒故事。《三国·吴志》有载:“孙皓饮群臣酒,率以七升(约七杯)为限。伟曜(酒量小)饮酒不过一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意为国难当头,国事维艰,戒酒限酒,以茶代酒。司马睿与王导正在盼望秦济之把天姥茶早日送到,正一日盼一日,不见到来。正当要去劳劳山新亭与百六椽共品佳茗的要紧关头。这秦济之的好如平空而降,把天姥茶送到他们的面前,高兴得拉了秦济之往劳劳山而去。正行间队伍前头忽然扬起歌声:“绿杨金松新亭路,樽酒杯茶青山暮。赤兔前行鸟骓随,低头观花抬头鸟。一步一步近了也么哥!一步一步近了也么哥!”在歌声的尾音中,百六椽先后到达新亭,在画栋雕梁、红漆栏杆的华亭亭榭内,早已排好了十数桌便宴。大概是爬山有了人困马乏,腹中空空之感。众人根据宴席的座号,不多时均对号入座。只听得王导捧酒杯站立中央开言道:“风飘飘,雨潇潇,今日新亭聚英豪。国难伤怀抱,扑簌簌泪点抛。同仇杜康共志豪,茶炉饮茗忠心表。请!”话完就下坐饮宴,只听得杯盘碰撞之声,缺少言语交谈之音。待等酒不足饭将饱时,已到日近黄昏之时。在新亭外围按照秦济之教授之法,由军士们搭架起十数座天姥茶炉。“少时点起火来,火焰朵朵红光璀璨,上挂鸡嘴陶壶烹起天姥春芽。随着壶水从沸到腾,茶香散发,清香阵阵扑鼻。少时幽香若兰,令人垂涎欲滴。炉边客围坐石块,洒茶入杯,顺口啜饮,百六椽齐赞不绝。大都称春芽为珍品,不仅爽口,其味透贯竅腔,令人精神振奋,人说酒浊茶清,丝毫不差。贤臣可以出良智,武将可以增谋略,诗人儒家可以激诗兴出灵性。劳劳山上百六椽聚会以后,元帝与王丞相留秦济之在建业住了一个多月,让他将

建业的风景名胜,城墙街道,寺庙道观,江河湖泊都游历个遍,才辞归天姥山去。

元帝司马睿、丞相王导、镇东大将军王敦三人中,司马睿与王敦二人,本都嗜酒如命,酒醉了往往误事。多亏王导一再加以劝阻。西晋末年,作为琅琊王的司马睿,也曾听劝戒酒不止一次,就是不能持久,戒了又嗜酒,嗜了又戒酒。一日司马睿又在饮酒,王导又走到他的身旁规劝道:“国之将亡,危如卵石相碰。别人可以嗜酒,惟有您琅琊王不可,如再不纳忠言,吾王导只有隐入深山修道去也!”王导之言犹如警雷轰鸣,震动得司马睿瞠的站了起来,随手举酒壶酒杯高过头顶,狠命甩向青石板地上,跌破成百没粉碎。立即双膝跪地,斩钉截铁般对天盟誓道:“司马睿谨尊师命,谦以接土,俭以足用,清静立朝,抚绥更新,以酒为敌,以茶为友,则是创大业之根本。若有违反,愿受天罚,皇天可鉴!”这就是琅琊王、王导、王敦走访天姥茶炉的起因,这也是司马睿继西晋之后,在建业开启东晋皇朝,引百六椽上劳劳山新亭举行茶典的由来。

秦济之在建业逗留日久,心中顾念天姥茶炉,择日去向东晋元帝辞行。元帝又赠以银锭,约他改日再来。秦济之回天姥后,过了半年之久,已是入冬时节。秦济之又在天姥茶炉迎接了一位特殊的茶客。此客须发蓬松,衣冠不整,面有污垢。自称姓郭名璞,家居河东,素长经学,好古文奇字,通阴阳八卦,曾拜鬼谷子为师,得师传《青囊中书》九卷,经百年修炼,已成地仙,闻听天姥山系西王母行宫,故特来讨杯仙茶喝喝,可使自己长些神功。秦济之听他说得有些玄乎,也不与他纠正,反正他已积有银锭,平日也常助困扶贫,周济过往难民,何妨给郭璞喝几杯茶,便取来茶碗一只往石桌上放,顺手拎来鸡头壶,注茶汤于碗,恭恭敬敬地用双手轻轻放于郭璞的面前,请他品尝。这郭璞原来是品茶的行家里手,端碗浅吸一口,含在口里,停着尝了一尝,接着便呼噜噜连吸数口,一口气说出十数声“好茶!”又迷蒙着双目,再慢条斯理地喝起茶来。这时,在茶炉的周边坐着三位当地的郎中先生,故意挑逗着郭璞说:“先生既说是地仙,神通广大,何不先施点神通让吾等开开眼界。”谁料这郭璞听罢,睁大两眼,放出两道光芒,高声喊道:“来!与俺取菜刀过来!”其中一个郎中听了,以为郭璞在故弄玄虚,也不征得秦济之许可,径入厨房,便于灶上取过一把菜刀,递与郭璞,高声呼喝起来:“菜刀在此,快快拿去!”郭璞果真抢过菜刀,凌空挥舞一阵又把菜刀衔在口中,往上吐出,用手握住刀锋,厉声高叫起来:“只有菜刀,无有砧板,如何做菜?”又是同一个郎中,飞快冲入厨房,高举着砧板出来说:“砧板在此,请地仙做菜!”又是同一个郭璞,挽起袖子,露出胳膊,嘶声尖叫,接过砧板,往桌上平平放好,再解开衣襟,敞开前胸,露出肮脏肌肤,伸出左手大指、食指与中指,伸进自己的口中,拉出自己的舌头,一个劲地往外拉,这舌头竟有一尺余长。他又用菜刀贴住舌根,吱吱啦啦用力地切割起来,只见血水直向前喷射,只听得嗤的一声,把嘴里的舌头全根拉断。郭璞把左手高高举起,那舌头还在伸缩抽搐。郭璞又把舌头放在砧板上切成一条条细肉丝,然后一条一条送进嘴里,将舌头吃下去。

(待续)